

## 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明史紀事本末 第七十二卷 崇禎治亂

熹宗天啟七年八月，上不豫。時魏忠賢張甚，中外危栗。上召信王入見，諭以「吾弟當為堯舜之君」。信王惶恐不敢當，但云：「陛下為此言，臣應萬死。」信王出，上崩。忠賢自出請王入，王危甚，袖食物以入，不敢食大官庖也。當是時，群臣無得見王者，王秉燭獨坐，久之，見一奄攜劍過，取視之，留置几上，許給以賞；聞巡邏聲，勞苦之。問左右，欲給以酒食，安從取乎？侍者以宜問之光祿寺。傳令旨取給之，歡聲如雷。次日，即皇帝位於中極殿，受百官朝，毋賀。朝時，忽天鳴。九月，諭停刑。

□一月，魏忠賢客、氏伏誅。各道鎮守內臣。戶部郎中劉應遇上言天下六大苦：「一逮繫，二獄死，三追贓，四仕途去就，五新進禁錮，六廷臣被劫。」上然之，命逮死各臣贓銀盡免之，釋其家屬，魏、崔黨次第伏誅。時魏璫甚熾，帝不動聲色，逐元凶，旁無一人之助，而神明自運，宗社再安。崇禎始政，天下翕然稱之。

工部尚書楊夢寰請停開納事例。廷推閣員，以錢龍錫、楊景辰、來宗道、李標、周道登、劉鴻訓為禮部尚書、東閣大學士。罷蘇、杭織造，諭曰：「封疆多事，徵輸重繁，朕甚憫焉。不忍以衣被組繡之工，重因此一方民。其俟東西底定之日，方行開造，以稱朕敬天恤民至意。」

□二月，復故建文臣練子寧官。

南京御史劉漢言四事：「崇正學以培治本，勵廉恥以清仕路，惜名器以尊體統，重耕農以節財用。」上是之，命吏部嚴加清汰，凡會典額外官，添注添設者，有關勿推補；文臣非臺卿，武臣非勳爵，總兵非實有戰功者，不得加保傅銜。

上御便殿閱章奏，聞香煙，心動，疑之；出步階城間，乃定。詢內官此自何至？曰：「宮中舊方。」上叱令毀之，勿復進。太息曰：「皇考、皇兄皆為此誤也！」

懷宗崇禎元年春正月，禁衣飾侈僭及婦女金冠袍帶等，從御史梁天奇之言也。命司禮監斥賣魏忠賢田宅，因以賜第請。上曰：「俟東西底定，留賜第以待功臣。」榜曰策勳府。

二月，以侍讀學士溫體仁直經筵日講。三月，以周延儒為禮部右侍郎。

五月，上召廷臣於平臺，諭輔臣來宗道曰：「稟擬之事，宜悉心商確。」諭吏部曰：「起廢太多，會推宜慎。」責戶部措辦邊餉無術，侍郎王家禎引罪。論邊事，兵部尚書王在晉語未詳，命中官給筆札錄進。諭刑部曰：「天時亢旱，用法宜平允。」次日，復諭吏、戶、兵三部曰：「昨召對九卿、科、道官，輔臣劉鴻訓言更調甚速，宜行久任之法，責實效。」又云：「海內罷於賦役，朕甚憫之。夫更調速則民滋擾，任事久則功易成，自今藩臬郡邑，毋輕改調，言官薦舉人才市私恩坐之。遼、黔兵興，催科日益加，其有司私徵者，撫按禁飭毋貸。」

六月，上召廷臣於平臺。以插漢故，發帑萬給邊吏。刑科給事中薛國觀疏營伍之弊，令自宣讀，至「關門虛冒」，上善之，復示諸臣。召提督京營保定侯梁世勳，戒以訓練。已，命翰林官凡值召對，入侍記注。

戶科給事中黃承昊上言：「祖宗朝，邊餉止四〇九萬三千八百八兩，神祖時，至二百八〇五萬五千九百餘，先帝時，至三百五〇三萬七千七百餘。其它京支雜項，萬曆間，歲放不過三〇四萬一千六百餘，邇來至六〇八萬二千五百餘。今出數共五百餘萬，而歲入不過三百二三〇萬。即登其數，已為不足，而重以補負，實計歲入僅二百萬耳。戍卒安得無脫巾，司農安得不仰屋乎？乞敕各邊督撫，清核歷年增餉。至京支雜項，亦令各衙門自加嚴汰。又先臣葉淇變鹽法，改折色，以至邊粟踴貴，必復祖制，開中輸邊之法。西北多曠土，責有司開荒以足軍餉。」上納之。

召廷臣於平臺，以御史吳玉錢糧積弊疏宣示閣臣，問：「何不指名也？」玉對曰：「此夙弊，非獨一人一事，無可指名。」出黃承昊疏，問戶部侍郎王家禎：「何濫增至此？」曰：「皇祖入數多，出數少，故太倉粟紅朽，內帑又無算。後邊臣隨請隨給，出入不相准。」又讀至鹽法，閣臣請復祖制，關屯種引，上然之。出宣府巡撫李養衝疏，云：「旗尉往來如織，不賂之，恐毀言之日至；賂之，愁物力之難勝。」上不懌。兵部尚書王在晉曰：「大同焚掠，宜以按臣勤，不煩旗尉。」上曰：「疆事仗一喇嘛僧講款，諸文武何為？敵不輕中國耶？」諸臣退。時大同以插漢講款，不設備，故上責之。

戶科給事韓一良上言：「皇上召對平臺，有『文臣不愛錢』之語，然今之世，何處非用錢之地？何官非愛錢之人？向以錢進，安得不以錢償？臣起縣官，居言路，以官言之，則縣官行賄之首，而給事為納賄之魁。今言蠹民者，俱咎守令之不廉，然守令亦安得廉！俸薪幾何？上司督取，不曰無礙官銀，則曰未完紙贖。衝途過客，動有書儀。考滿朝覲，不下三四千金。夫此金非從天降，非從地出，而欲守令之廉得乎？科道號為開市，臣兩月來辭金五百。臣寡交猶然，餘可推矣。乞大為懲創，逮其已甚者，使諸臣視錢為污，懼錢為禍，庶幾不愛錢之風可睹也。」上召廷臣於平臺，命一良誦前奏，嘉獎之，擢一良右僉都御史。

八月，諭曰：「朕欲與大小臣工日籌庶務，而諸司各有職掌，恐不暇給。惟是輔臣左右拂予，自今非盛暑祁寒，朕當時御文華殿閱章奏。」

丁未，上御文華殿，翰林、科、道各二人，備宣讀，中書舍人二人侍班。

□月己丑，召廷臣於平臺，以錦州軍嘩，袁崇煥請餉疏示閣臣。閣臣求允發，上責戶部尚書畢自嚴，禮部侍郎周延儒曰：「關門昔防敵，今且防兵。前寧遠嘩，錦州尤而效之，未知其極。」上問延儒若何。對曰：「臣非阻發帑，雖予之，當益求經久之策。」上稱善。又責科、道官言事失實，即召對商確，徒具文耳。諸臣俱媿謝。

□一月辛未，召寧陽侯陳光裕、襄城伯李守筠、清平伯吳遵周、誠意伯劉孔昭於文華殿，問京營整理何若，各有所對。上以守筠總督京營。

□二月己丑，大學士韓爌入朝。

二年夏四月，時秦、晉饑，盜起，朝臣捐俸助餉。上曰：「諸臣興利除害，國家受益多矣，何必言助。」六月，御史李長春論周延儒有私。不聽。

九月，順天府尹劉宗周上言：「陛下勵精求治，召對文華殿，躬勤細務，朝令夕考，庶幾太平立至。然程效過急，不免見小利而慕近功。夫近日所汲汲於近功者，邊事也。竭天下之力，以養饑軍，而軍愈驕；聚天下之軍以冀一戰，而戰無日，此計之左者矣。今日所規規於小利者，理財也。民力已竭，司農告匱，而一時所講求者皆聚斂之術，水旱災傷，一切不問。有可以培克為循良，而撫字之政絕；大吏以催科為殿最，而黜陟之法亡，赤子無寧歲矣。頃者嚴賊吏之誅，自執政以下坐重典者〇餘人，可謂得救時之權。然貪風不盡息者，由於道之未盡善，而功利之見不泯也。」

□一月，河南府推官湯開遠言：「皇上急於求治，諸臣救過不給。臨御以來，明罰敕法，自小臣以至大臣，與眾推舉，或自簡拔，亡論為故為誤，俱褫奪配戍不少貸，甚者下獄考訊，幾於亂國用重典矣。皇上或以薦舉不當，疑其黨徇。四岳不薦繇乎？續用弗成，初未並四岳殛之也。皇上又以執奏不移，疑其藐抗。漢帝不從廷尉之請乎？亦以張釋之曰法如是止耳，不聞責其逆命也。皇上以策勵望諸臣，於是多戴罪。夫不開以立功之路，而僅戴罪，戴罪無已時矣。皇上以詳慎望諸臣，於是有認罪。夫不晰其認罪之心，而槩以免究，認罪亦成故套矣。侵糧欺餉之墨吏，逮之宜也；恐夷、由之侶，不皆韓、范，宜稍寬之，不以清吏詘能臣。今諸臣慌於參罰之嚴，一切加派，帶征餘征，行無民矣。民窮則易與為亂。皇上寬一分在臣子，即寬一分在民生，如此則諸臣可幸無罪。而尤望皇上宮府之際，推諸臣以心，進退之間，與諸臣以禮；錦衣禁獄，非有寇賊姦宄不可入；而謂大小臣工不圖報為安攘

者，未之有也。」

□二月，進禮部侍郎周延儒為禮部尚書、東閣大學士。

三年春正月甲申，召戶、兵、工各科於會極門，令註銷案牘，各委給事中一人清理六曹，勒期奏報。

前尚寶司卿原抱奇劾大學士韓爌致寇，爌致仕歸。復故大學士張居正蔭，賜故都督戚繼光表忠祠。六月，進禮部尚書溫體仁東閣大學士。

四年春正月，刑科給事中吳執御言：「理財加派，不得已而用之，未有年餘不罷者。捐助搜括，二者猶難為訓。」上曰：「加派原不累貧，捐助聽之好義，惟搜括滋奸，若得良有司奉行，亦豈至病民乎！」不聽。

上召廷臣及各省監司於平臺，問浙江按察副使周汝弼浙、閩相連，海寇備禦之策。對曰：「去秋寇犯海上，五日即去。」問江西布政使何應瑞：「爾省宗祿，何以不報？」應瑞曰：「江西山多田少，瘠而且貧，撫按查核，有司尚未報耳。」問湖廣右布政使杜詩：「爾楚去夏，民變樹幟何也？」詩曰：「樹幟之後，地方仍安。」問福建布政吳暘、陸之祺：「海寇備禦若何？」暘曰：「海寇與陸寇不同，故權撫之。但官軍狃撫為安，賊又因撫益恣，故數年未息耳。」上問實計安在？祺曰：「海上官兵，肯出死力。有司練鄉兵，築城，要地多設火器，以戰為守，此上策也。」問河南布政楊公翰、賈鴻洙以收稅耗重，宜斥有司。鴻洙曰：「近奉上命，已革去矣。」問廣東布政陳應元、焦元溥曰：「爾省所負宣、大兵餉數萬，何也？」應元曰：「近已解納。」問其數，曰：「七千兩。」上少之，曰：「宣、大重鎮，急需，其毋玩！」問山西按察使杜喬林：「流氛若何？」對曰：「寇在平陽，或在河曲，須大創之，但兵寡餉乏耳。」上曰：「前言寇平，何尚阻也？」曰：「山、陝界河，條去條來，故河曲被困。」問河曲之陷。曰：「賊未嘗攻，失於內應。」問：「導賊何人乎？」喬林曰：「大抵出於饑民。」問陝西參政劉嘉遇。對曰：「寇見官兵即散，退復嘯聚。」上曰：「寇亦我赤子也，可撫撫之。」曰：「今方用撫。」上曰：「前王子順既降，何又殺之？」曰：「彼撫仍掠，宜其僂也。」問：「近寇何如？」對曰：「一在延安，一在雲巖、宜川。」問廣東布政使陸問禮、按察使孫朝肅。時問禮已除南贛巡撫。上曰：「南贛多盜若何？」對曰：「南贛在萬山中，接壤四省，當行保甲，練兵伍，庶足弭賊。」上曰：「此須實效，空言何為？」問：「海寇若何？」曰：「廣東海寇，俱自福建。舟大而多火器，兵船難近，但守海門，勿令登陸，則不為害。」問廣西布政鄭茂華、李守俊：「靖江王府爭繼，何也？」對曰：「憲定王二子履祥、履佑，履祥早沒，王請立履佑為世子，而履祥有未奏選之妾生子，今已長矣，是以爭。」問四川布政華敦復：「鄉紳挾御史，何也？」以漣賦對。上曰：「守臣何不彈壓？」對曰：「遠方有司多科貢，故不能耳！」時雲南布政妻九德被劾，問貴州布政朱芹以安位事。對曰：「督撫臣責安位以四事：一擒奢崇明，一獻樊虎、奢寅、妻馬人、子阿甫，一送賊巡撫王三善人，一責剗地，故議未決。」對畢，召各官諭之：「正已率屬，愛養百姓。用命有顯擢，不則罰隨之。」各退謝。召左都御史閔洪學，左副僉都御史張捷、高洪圖，論洪學曰：「巡按賢則守臣皆賢，若巡按不肖，其誤非小。屢飭回道嚴核，何近日不稱職之多也？」又曰：「卿與吏部實心任事，天下不難為。」乃退。

四月，上念旱，釋前工部尚書張鳳翔、左副都御史易應昌、御史李長春、給事中杜齊芳、都督李如楨於獄。

五月，吳執御上言：「昨見計臣疏，稱歲額四百萬，今加至七百萬，闕額尚百六萬，則餉猶未裕也。加派則害民，不加派則害兵。前年遵、永之變，袁崇煥、王元雅皆以數百萬金錢狼狽失守，而史應、張星、王象虞、左應選各以一邑固守於嬰城之際。由此言之，今日言餉，不在創法而在擇人可知已。臣妄謂沿邊諸邑，宜敕吏部選補賢能，畀以本地錢糧訓練土著。此法一行，餉不取償於司農，兵不借援於戍卒，計無便於此。」上以錢糧留本地，則國課何從出，不聽。

八月，吳執御論周延儒：「攬權壅蔽，私其鄉人。塘報奏章，一字涉邊疆盜賊，輒借軍機密封下部，明畏廷臣摘其短長，他日敗可以捷聞，功可以罪案也。皇上習見延儒摘發細事，近於明敏，遂爾推誠，抑知延儒特借此以行其私乎？」上切責之。執御劾疏凡三上，俱留中。

閏□一月，中允倪元璐上言：「原任中允黃道周抗疏獲謫，臣恐海內士大夫之氣化為繞柔。前府尹劉宗周清恬耿介，道周既蹇諤承貶，宗周以航麟投閒，天下本無人，得其人又不能用，誰為陛下奮其忠良者！」上不聽。時道周以救錢龍錫謫外。

□二月，時考選科道後，更核在任徵輸，於是戶部尚書畢自嚴下獄，熊開元、鄭友玄俱謫，吏科都給事顏繼祖上疏救。上切責之。自是考選將及，先核稅糧，不問撫字，專於催科，此法制一變也。

禮部侍郎羅喻義直日講，以《尚書》：「商王布昭聖武」章送閣，溫體仁裁其半，以所引京營大閱語也。喻義執不可。體仁上言：「舊例惟經筵多進規語，日講則正講多，進規少。喻義以日講而用經筵之例，駁改不聽，自愧不能表率後進。」命下部議：「聖聰天亶，何俟喻義多言。」遂放歸。

五年六月，兵部員外華允誠上言三大可惜，四大可憂，刺溫體仁、閔洪學。上切責之。允誠回奏，又極言其失，謂私沈演、唐世濟等。上怒，奪允誠俸。體仁上疏自理。

□二月，詔停開納例。

六年二月，論吏部薦舉潛修之士，科道不必端出考選，館員須應先歷知推，垂為法。

冬□月，論囚，上素服，御建極殿，召閣臣商榷，溫體仁竟無所平反。陝西華陰知縣徐兆麒赴任七日，城陷，竟棄市，上頗心惻，體仁不為救，人皆冤之。

七年春正月，刑科給事中李世祺劾大學士溫體仁、吳宗達，謫於外，復罪考選郎中吳鳴虞。山西提學僉事袁繼咸上言曰：「養鳳欲鳴，養鷹欲擊。今鳴而箝其舌，擊而繼其羽，朝廷之於言官，何以異此！使言官括囊無咎，而大臣終無一人議其後，大臣所甚利，忠臣所深憂，臣所為太息也！且皇上所樂聽者謙言，而天下誤以攻彈貴近為天子所厭聞，其勢將波靡不止。」上以越職言事，切責之。

三月，山、陝大饑，民相食，發金五萬賑之。免浙江崇禎三年以前織造。

六月，江西饑，捕賊益多。觀政進士陸運昌上撫字八條，上可其奏，下戶部議。

冬□月，上數御經筵，遇雪不輟，論講官尚書韓日績、姜逢元等毋忌諱。少詹事文震孟講《春秋》，上論仲子歸贈云：「此見當時朝政有關，所以當講。自今進講，當以此類推。」

□一月，侍讀倪元璐上制實八策，曰：「離敵交，繕旁邑，優守兵，靖降戎，益寇餉，儲邊才，奠輦輶，嚴教育。」又制虛八策，曰：「正根本，伸公議，宣義問，一條教，慮久遠，昭激勸，勵名節，明駕馭。」疏入，上令確奏伐交實計。其撫降戎、儲邊才、留秦、晉餉、館監教習，俱下部。其制虛八策，多係奉旨，不必繼陳。既而元璐再陳間敵之術，且請盡徹監視內臣，以重邊疆。不報。

禮部右侍郎陳子壯嘗謁大學士溫體仁，體仁盛稱主上神聖，臣下不宜異同。子壯曰：「世宗皇帝最英明，然祔廟之議，勳戚之獄，當日臣工猶執持不已。皇上威嚴，有類世宗，公之恩遇，孰與張、桂！但以將順而廢匡救，恐非善則歸君之意也。」體仁意沮，遂成嫌隙。

八年春正月，兵部職方主事賀王盛再劾溫體仁庸奸誤國，謫外。御史吳履中劾溫體仁、王應熊，並及監視內臣，上切責之。

議湖廣加派。

上以祖訓，凡郡王子孫有文武才能堪任用者，宗人府具以名聞，朝廷考驗，授以秩，其遷除如常例。禮部右侍郎陳子壯上言：「宗秩改授，適開僥倖之門，隳藩規，囿銓政。」上以其沮詔問親，下於理。明年四月始得釋。已而蒞官多不法，公私苦之。

二月，侍讀倪元璐上言：「盜賊之禍，震及祖陵，國家大辱極矣。陛下下罪己之詔，佈告天下，然此非徒空言也。今民最苦，無若催科。未敢與言，冀停加派，惟請自崇禎七年以前，一應逋負悉與蠲除，斷自八年督徵。有司告成，亦少寬之。東南雜解，擾

累無紀，如絹、布、絲、綿、顏料、漆、油之類，悉可改從折色。此二者於下誠益，於上無損，民之脫此，猶湯火也。至發弊而遠追數年之事，糾章一上，蔓延不休；攀貽而旁及數千里之人，部文一下，冤號四徹；誰有以民間此苦告之陛下者乎？及今不圖，日蔓一日，必至無地非兵，無民非賊，刀劍多於牛犢，阡陌決為戰場，陛下亦安得執空版而問諸磷燧之區哉！」上是之。

候補給事中劉含輝乞蠲陝西八年以上逋租，不許。承運庫太監周禮言：「崇禎六年、七年省直金花銀共逋八萬九千九百。」命趨之。

夏四月，予故遼東總兵寧遠伯李成梁祭葬。

五月，諭戶部暫開援納，濟軍需。

秋七月，進文震孟禮部左侍郎兼東閣大學士。尋忤溫體仁，罷歸。丙子，召廷臣於中左門，試時政邊才論，又出各疏，命翰林官擬上。

八月，上諭：「致治安民，全在守令。命兩京文職三品以下，五品以上，各舉堪任知府一人，亡論科第、貢、監。在內翰林、科、道，在外撫、按、司、道、知府，各舉州縣官一人，亡論貢、監、吏士。過期不舉者議處，失舉連坐。」

冬□月乙巳，上罪己，避殿徹樂。下詔曰：「朕以涼德，纘承大統，不期倚任非人，邊乃三人，寇則七年，師徒暴露，黎庶顛連，國帑匱而徵調未已，閭閻凋敝而加派難停，中夜思維，不勝愧憤。今年正月，流氛震驚皇陵，祖祠民仇，責實在朕。今調勁兵，留新餉，救元元，務在此舉。惟是行間文武吏士，勞苦饑寒，深切朕念。念其風餐露宿，朕不忍安臥深宮；念其飲水食粗，朕不忍獨享甘旨；念其披堅冒險，朕不忍獨衣文繡。茲擇□月三日，避居武英殿，減膳徹樂，非典禮事，惟以青衣從事，與我行間文武吏士甘苦共之，以寇平之日為止。文武官其各省愆戾，用回天心，以救民命。」

□二月，城鳳陽。初，潁州賊將趨鳳陽，巡撫楊一鵬請移鎮，大學士王應熊擬旨止之。賊陷鳳陽，焚皇陵，幽宮不保，諸臣忌諱，不敢聞。尋以獯穴為解，又因而秘之。至是城始成。

吏部尚書謝升奏起廢張士范等一百六人，不果用。先是，寬恤條款議及罪譴諸臣，奉旨下部。刑部方具招列名疏請旨未下，而升為塚宰，銳意欲疏起用。大學士錢士升語升曰：「公意大善，盍俟刑部疏下，先釋罪而後起廢，方有次第。」升守前說不聽，疏上，臚列無有遺者。上怒切責，遂下選郎於獄，而事不可為矣。至是，復以一百六人上，溫體仁力沮之，事遂中止。

九年春正月，以劉宗周為工部右侍郎。淮安武舉陳啟新上言：「今天下有三大病，曰科目取人，資格用人，推、知行取科、道。惟皇上停科目以虛虛文，舉孝廉以崇實行，罷推官行取以除積橫之習。蠲災傷錢糧，蘇累困之民。而且專拜大將，舉行登壇推轂之禮，使其節制有司，便宜行事。庶幾民怨平而寇氛靖。」上異其言，特授吏科給事中，命遇事直陳毋隱。啟新本庸人，時政府規知上意，必有辟門特達之典，故令啟新上書跪正陽門。曹化淳實聞之於內，立致省垣，將借以搏擊善類。迨啟新既得進，惟從事散車羸馬，以逢迎上意，而政府有求皆不應，故政府恨之，不見信任。

三月，工部右侍郎劉宗周上言：「皇上以不世出之資，際中興之運，即位之初，銳意太平，甚盛心也。而施為次第之間，未得其要。屬意邊疆，賊臣以五年為期之說進，遂至戎馬生郊，震及宗社，而朝廷始有積輕士大夫之心矣。由此耳目參於近侍，腹心寄於干城。廠衛司譏防而告密之風熾，詔獄及卿士而堂廉之情違，人人救過不給而欺罔之習轉甚，事事仰承獨斷而諂諛之風日長。甚者參核之法，惟重徵輸，官愈貪，民愈困，而賦愈逋。總理之外，復設監紀，權愈分，法愈廢，而盜愈多。夫君臣相遇，至難也。得一文震孟，以單詞報罷矣；得一陳子壯，又以過懇詔下獄矣。而於是市井雜流者，乃得操其詭說，投間抵隙，以希進用。而國事尚可問哉？夫皇上不過始於一念之矯枉，而積漸之勢，釀為亂階，遂幾於莫可匡救，則今日轉亂為治之機，斷可識已。皇上所待以治天下者法也，而非所以法也。所以法者，道也。如以道，則必體上天生物之心，而不徒倚用風雷。念祖宗學古之益，而不至輕言改作。以寬大養人材，以拊循結人心。而且還內庭以掃除之役，正儒帥以失律之誅，慎宗賢以改秩之授。特頒尺一，遣廷臣齎內帑，巡行郡國，為招撫使，赦其無罪而流亡者，專責撫鎮，陳師險隘，堅壁清野，聽其窮而自歸。誅渠之外，不殺一人，此聖人治天下之明效也。武生新授吏科給事中陳啟新一言投契，立置清華，此誠盛事。臣愚謂宜先令以冠帶辦事黃門，稍如試御史例，俟數月後，果有忠言奇計，實授未晚。不然，如名器可惜何？皇上天縱聖明，而諸臣不能以道事君，徒取一切可喜之術，臣竊痛之。」疏入，不報。

國子祭酒倪元璐上言：「昨見黃安縣學生鄒華妄行薦舉，列及臣名，不勝驚異。陛下求言若渴，本期宣幽燭隱，而宵人干進，薄孔、孟為糝糠，網罟纏為桃李。吳鯤化部民也，參及撫按，鄒華下士也，薦及朝紳。如是而望朝廷之上昂首伸眉，豈可得乎？」上是之。

夏四月，武生李璉奏：「致治在足國，請搜括巨室助餉。」大學士錢士升擬下之法司，不聽。士升上言：「自流寇蔓延，皇上憫生民之憔悴，懲吏治之貪殘，擢陳啟新置省闈。豈真謂其言遂為確論哉？毋亦借此以勵縉紳，動其愧懼耳！比者，借端幸進，實繁有徒。而李璉者，乃倡為縉紳豪右報名輸官，欲行手實籍沒之法，此皆衰世亂政，載在史冊，而敢陳於聖人之前，小人之無忌憚，一至於此！其曰縉紳豪右之家，大者千百萬，中者百□萬，其萬計者，不勝枚舉。臣江南人也，以江南論之，數畝以對，大數以百計者□之六七，以千計者□之三四，以萬計者千百中一二。江南如此，他郡可知。且所惡於富者，兼並小民耳。郡邑之有富家，亦貧民衣食之源也。兵荒之故，歸罪富家而籍沒之，此秦始皇所不行於巴清，漢武帝所不行於卜式者也。此議一倡，亡命無賴之徒相率而與富家為難，大亂自此始矣。」已而，溫體仁以上欲通言路，竟改擬。上仍切責士升，以密勿大臣即欲要譽，已足致之，毋庸汲汲。士升遂乞罷，許之。初，士升以助體仁，幾見擯公論，至是，復為體仁所構去。御史詹爾選上言：「大學士錢士升引咎回籍，明乎輔臣以執爭去也，此舉差強人意。皇上宜鼓舞之不暇，顧以為要譽耶？人臣而沽名義，所不敢也。乃人主不以名譽鼓天下，使其臣爭為屍保寵，習為寡廉鮮恥之世，又豈國家所利哉，天下之疑皇上者不少矣。其君子憂驅策之無當，其小人懼陷累之多門，明知一切苟且之政，拊心愧恨，有難殫述。輔臣不過偶因一事，代天下請命耳。而竟鬱志以去，所日與皇上處者，維此苛細刻薄不識大體之徒。毀成法而釀隱憂，天下事豈可言哉！」癸巳，上召廷臣及御史詹爾選於武英殿，上怒爾選，詰之，聲色俱厲。爾選從容不為詘。問：「如何為苟且？」對曰：「即捐助一事亦苟且也。」反覆數百言。且曰：「臣死不足惜，皇上幸聽臣，事尚為。即不聽臣，亦可留為他日之思。」上益怒，欲下之獄，閣臣申救，良久，命頸繫直廬，下都察院論罪。

大學士溫體仁等各捐俸市馬，從閱視關寧太監高起潛之請也。劉宗周上言：「一歲之間，助陵工，助城工，又助馬價，亦何報稱於萬一。而時奉急公之旨，諸臣於此毋乃沾沾有市心。惟皇上罷得已之役，停不急之務，節省愛養，不徒為一切旦夕之計，亦何事屑屑以利為言乎？」不聽。宗周尋罷歸。

令有司務修練儲備，毋科擾。命鄉會試二三場，兼武經書算，放榜後騎射。刑部尚書馮英以藐玩下法司擬罪，英自赴獄。左侍郎朱大啟以聞，上令出私邸待罪。

重慶翟昌進白兔，斥之。

秋七月，都城戒嚴，召廷臣於平臺，問方略。時斗米三百錢，上憂之。戶部尚書侯恂言禁市沽，左都御史唐世濟言破格用人，刑部侍郎朱大啟請列營城外為守禦，吏科都給事中顏繼祖言收養京民細弱，上諭莫若蠲助為便。

冬□月，前工部右侍郎劉宗周上言：「自己巳以來，無日不網繆。未雨，而禍亂一至於此。往者袁崇煥誤國，其它不過為法受過耳。小人競起而修門戶之怨，舉朝士之異己者，概坐煥黨，次第真之重典，或削籍去。自此小人進而君子退，中官用事而外臣浸疏，朝政日隳，邊政日壞。今日之禍，實己巳釀成之也。且張鳳翼之溺職中樞，而與之專征，何以服王洽之死！丁魁楚之失事於邊，而與之戴罪，何以服劉策之死！諸鎮巡勤王之師，爭先入衛者幾人？何以服耿如杞之死！今二州八縣生靈塗炭極矣，廷臣之累累若若，可幸無死者，又何以謝韓爌、張鳳翔、李邦華之或戍或去！豈昔之為異己驅除者，今不難以同己互相容隱與？臣於是知小

人之禍人國無已時也。皇上惡私交，而臣下多以告訐進；皇上錄清節，而臣下多以曲謹容；皇上崇勵精，而臣下奔走承順以為恭；皇上尚綜核，而臣下瑣屑苛求以示察；窺其用心，無往不出於身家利祿。皇上不察而用之，則聚天下之小人立於朝而有所不覺矣。至於近日，刑政最舛。成德傲吏也，而以賊戾，何以肅懲貪之令！申紹芳□餘年監司也，而以營求戾，何以昭抑競之典！鄭鄭久於鄉議，而杖母之獄，特以無告坐，何以示敦倫之化！此數事皆為故輔文震孟引繩批根，即向者驅除異己之故智，廷臣無敢言，皇上亦無從而知之也。嗚呼！八年之間，誰秉國成，臣於是不能為首揆溫體仁解矣。語曰：『誰生厲階，至今為梗。』惟皇上念亂圖存，進君子，退小人，急罷三協通津之使，責成中外諸臣，各備職業，不再以人國為僥倖。體仁桑榆之收，庶幾在此。」疏入，不報。

禁文武輿蓋器飾之僭。

起守制楊嗣昌為兵部尚書。

命採平陽、鳳翔諸礦，以儲國用。

□一月，蠲山東五年前逋租。命吏部指奏數年銓政大弊，吏部覆奏，上切責之：「以兩部職專用人推舉不效，乃反稱綱目太密，使中外束手。且平時升轉，必優京卿甲科，乃云京卿未必勝外官，甲榜未必勝乙榜。如此游移，豈大臣實心體國之道！」尚書謝升罷。

□年春正月，工部尚書劉遵憲因培築京城，上加派輸納事例。二月，遣廷臣趨各省逋賦。

夏四月，諭百官求直言。刑科給事中李如燦上言：「寇盜馮陵以來，天下財賦之區已空其半。而又遇此亢旱，吳、楚、齊、豫之間，幾千萬里，是所未盡空者，殆將盡空矣。臣謂愆怨乾和，皆財用為之也。國朝祖制，千古稱善。自軍不用而兵設，民始不得安其身；自屯不耕而餉興，農始不得有其食。有兵不練，兵增而餉益匱；有餉不核，餉多而兵愈冒。比者核實之使四出，而措克屢聞，占冒不減，可謂有政事乎？魏呈潤、詹爾選、李化龍、劉宗周皆以一鳴輒斥。今下明詔，求直言，儻赦其前愚，收之左右，是直言不求而自至也。若夫輔成君道，尤在相臣，今俱默狀未有聞也。此瞻彼顧，結黨徇私。蓋自八九年，拂戾乾和之事，始於宮鄰，成於金虎，又何怪水旱盜賊之屢見哉！」上怒，下如燦於獄。

左諭德黃道周上言：「陛下下詔求直言，清刑獄，然方求言而建言者輒斥，方清獄而下獄者旋聞，大臣雖清強，曾何益理亂之數！臣願陛下訓練軍士以固邊圉，選舉賢能以任州縣，而最切者，尤在起批鱗強項之臣，旌應詔直言之士。使天下淒風苦雨，盡為皎日祥雲，則朝廷之刑威可以漸措，何必蔽蔽於兵刑錢穀之下哉！」上不懌，切責之。

新安所千戶楊光先劾吏科給事中陳啟新及元輔溫體仁，昇棺自隨。上怒，廷杖戍遼西。楊嗣昌上均輸事例。

六月，大學士溫體仁引疾免。初，體仁以摘發錢謙益受主知，遂入相。時上英明，憤廷臣苞苴亡狀，體仁以殘刻劾之，羈罪之內，候訊追比累累，趾相屬者千餘人。性忌而險，初藉周延儒入，旋以權相軋，周去而溫獨存。同官文震孟、何吾驥、錢士升皆先後抵牾罷。自佐政以來，邊徼潢池之警，漫無經畫。惟斤斤自守，不殖貨賄，故上始終敬信之。

八月，上登正陽門闕城，遍視雉堞樓櫓。成國公朱純臣以京營兵屯宣武門外，上善之，召登西南城樓，賜之爵。閱外城，以南城薄，詔加築。命內官監太監丁紹呂、馬光忻總理分任，濬大濠於五里外，壞塚墓未算，工未竟而止。東西北無城，不之問。

□二月，罷禮部尚書姜逢元、兵部尚書王業浩。先是，陳啟新疏論考選，又進吏部訪冊，而逢元、業浩獨圈多，上嫌其濫。啟新遂參知縣尹民興等，俱降調。

□一年春正月，裁南京冗官八□九員。翰林檢討郭之祥請進士二甲以下盡任知縣、推官。不歷州縣，毋補部曹；不歷部曹，毋改翰林、科、道。

二月，巡按河南御史張任學改都督僉事總兵官，鎮守河南。任學親得巡撫，且欲薦故丹徒知縣張放，極詆諸總兵不足恃，盛稱文吏有奇才，可禦寇。上竟以總兵授之。意大沮悔，尋被逮。

丙午，上御經筵畢，召詹事府、翰林院諸臣顧錫疇等二□餘人，問保舉考選，孰為得人？少詹事黃道周言：「樹人如樹木，須養之數□年。近來人才，遠不及古，況摧殘之後，必深加培養。」既復班，又詢之。對曰：「立朝之才，存乎心術；治邊之才，存乎形勢。先年督撫，未諳形勢，隨賊奔走，事既不效，輒謂兵餉不足。其實新舊餉約千二百萬，可養四□萬之師。今寧、錦三協，師僅□六萬，似不煩別求供剿寇之用也。」庶子黃景昉請宥鄭三俊。上曰：「三俊蒙徇，雖清何濟？」又命諸臣各陳所見。上曰：「言須可行，如故講官姚希孟竟欲折漕一年，誤矣。」編修楊廷麟曰：「自溫體仁薦唐世濟，王應熊薦王繼章，今二臣皆敗，而薦者無恙。是連坐之法，先不行於大臣，而欲收保舉之效得乎？」上默然，命諸臣出宴午門之廡。道周等退，各補奏。會南京應天府丞徐石麒亦上言鄭三俊清節得釋。三俊為司寇，敝衣一篋，爨煙不給，以擬獄輕得罪。上亦素知之，故得放還。

三月，上御左順門，召考選諸臣，五人為班遞進，問兵食計。知縣曾就義曰：「百姓之困，皆由吏之不廉。使守令俱廉，即稍從加派，以濟軍需，未為不可。」上拔第一。未幾即有剽餉、練餉之加。

夏四月己酉丑刻，彗惑去月僅七八寸，至曉，逆行尾八度掩於月。

五月丁卯夜，彗惑退至尾初度，漸入心宿。兵部尚書楊嗣昌上言：「古今變異，月食五星，史不絕書。然亦觀其時，政事相感，災祥之應，不一其致。昔漢光武帝建武二□三年，月食火星，明年呼韓邪單于款五原塞。明帝永平二年，日食火星，皇后馬氏德冠後宮，常衣大練，明帝圖畫功臣於雲臺，馬援以椒房不與焉。唐憲宗元和七年，月食彗惑，其年田興以魏博來降。宋太祖太平興國三年，月掩彗惑，明年興師滅北漢，遂征契丹，連年兵敗。今者月食火星，猶幸在尾，內則陰宮，外則陰宮。皇上修德以召和，治內以威外，必有災而不害者。」工科都給事中何楷糾之，言：「古人謂月變修刑。」又言：「禮虧則罰見彗惑。誠欲措刑，莫如右禮；誠欲右禮，莫先省刑。今爰書之蹟極矣。部司議有止於重辟數人，而未折之案先後累累，誰復過而問焉？楊嗣昌縷縷援引，出何典記？其言建武款塞者，欲借以伸通市之說也；其言元和宣慰者，欲借以伸招撫之說也；其言太平興國連年兵敗者，欲借以伸不敢用兵之說也。附會誠巧，矯誣實甚。至所述永平皇后等語，一篇之中，三致意焉，臣更不知其意所指斥矣。」嗣昌上疏自理，但言「科臣以危機中臣」，不復及通市招撫事。先是，嗣昌因講筵誦《孟子》「善戰服上刑」語，上非之。至是，乃借月食火星，以為可化災為祥，冀以動上意。然考之《漢書》，建武二□三年三月月食火星，二□五年匈奴部人始立呼韓邪單于內附，則與明年無與。永平二年，少府陰就、于豐坐自殺，陵鄉侯梁松坐誹謗下獄死。而圖畫雲臺，則三年事，與日食火星亦無涉。嗣昌不自知其說之謬也。時戶部主事李鳳鳴亦言火星逆行，常而非變。禮科給事中解學尹糾其詔。

六月，兵部尚書楊嗣昌改禮部兼東閣大學士，仍署兵部。

七月，命嗣昌大祀大慶暨傳制頒詔諸大典不與，朝講召見如常服隨班。時嗣昌無服才五月，工科給事中何楷劾嗣昌忘親，上切責之。先是，吏部會推閣員，止及詞臣資序，上不允，命並在籍守制者，蓋嗣昌為陳新甲地也。已而特召新甲為兵部右侍郎，總督宣、大。侍講學士黃道周上言：「朝廷即乏人，豈無一定策效謀者，而必破非常之格，以奉不祥之人。」上不懌。乙巳，召廷臣於平臺，問道周曰：「朕聞無所為而為之謂天理，有所為而為之謂人欲。爾前疏適當枚卜不用之時，果無所為乎？」道周對曰：「天人止是義利，臣心為國家，不為功名，自信其無所為。」上曰：「前月推陳新甲何不言？」對曰：「時御史林蘭友、給事何楷皆有疏，二人臣同鄉，恐涉嫌疑耳。」上曰：「今遂無嫌乎？」曰：「天下綱常，邊疆大計，失今不言，後將無及。臣所借者綱常名教，非私也。」上曰：「清雖美德，不可傲物遂非，唯伯夷為聖之清，若小廉曲謹，是廉非清也。」道周曰：「伯夷忠孝，故孔子許其仁。」上怒其強說。道周又極詆楊嗣昌。嗣昌出奏曰：「臣不生於空桑，豈遂不知父母。臣嘗再辭，而明旨迫切。道周學行人宗，臣實企仰之。今謂不如鄭鄭，臣始太息絕望。鄭杖母，行同梟獍。道周又不如鄭，何言綱常也。」道周曰：「臣言文章不如鄭鄭。」上責其朋比。道周曰：「眾惡必察，何敢為比。」上曰：「孔子誅少正卯，當時亦稱聞人。惟行僻而堅，言偽而辨，不免

孔子之誅。」道周曰：「少正卯欺世盜名，臣無其心。臣今日不盡言，則臣負陛下。陛下今日殺臣，則陛下負臣。」上曰：「爾讀書有年，祇成佞耳！」叱去。道周叩頭起，復奏曰：「忠佞二字，臣不敢不辨。夫臣在君父之前，獨立敢言為佞，豈在君父之前，諛諂面諛者為忠乎？忠佞不分，則邪正混淆，何以致治！」上怒甚，嗣昌乞優容之。上曰：「朕亦優容多矣。」諸臣退，上召回，諭以毋黨同伐異，宜共修職業。翰林院修撰劉同升、編修趙士春、都給事何楷、試御史林蘭友各疏救道周，劾嗣昌，俱謫調有差。

□一月，括廢銅鑄錢。

□二年二月，貴州道御史王聚奎劾刑科右給事中陳啟新緘默溺職，上切責之。右僉都御史李先春議當奪俸，上不憚，謫聚奎。吏部左侍郎董羽宸以不能駁正奪俸，並罷先春。先春前河南布政使，以編修林增志薦入，遂追責增志。增志亦引罪。

三月乙酉，召參議鄭二陽於平臺，問練兵措餉之計。對曰：「大抵額設之兵，原有額餉，但求實練，則兵不虛冒，餉自足用，是核兵即足餉也。若兵不實練，雖措餉何益！」上問措餉。曰：「諸臣條陳盡之矣，在得其人。得人則利歸公家，否則在私室。」上曰：「各處災傷奈何？」曰：「裁不急之官，亦可省費。」又曰：「臣見州縣殘破，急宜下寬大之詔，收拾人心。」上稱善，擢二陽都察院右僉都御史。

四月，免高淳去年旱蝗田租，諭釋輕繫。時上頗於內廷建設齋醮，禮科給事中張採上言：「宗社之安危，必非佛氏之禍福。正德初年，遣太監劉允誠馳驅西域，可為鑒戒。」山西道御史廖惟義亦言之。不聽。

京城浚濠，廣五丈，深三丈。給事中夏尚綱上言：「連年塞垣失守，門庭無恙，若使暫水足拒，則去年通、德、滄、濟，其為廣川巨浸何限？而揚鞭飛渡，如人無人，則控挑險要，在人不在險明矣。今擲此百萬於水濱，孰若移而用之於巖疆，使敵騎不得躡人哉？」不聽。

五月，出帑金三萬濟餉，仍命後償之。山西按察副使魏士章請禁有司收賦耗羨，遣京官搜括天下錢糧充餉，從之。六月，禮部尚書林欲楫請核僧道贖地，毀淫祠，括絕田助餉。

七月辛未，戒中外官饋遺請托。

九月，免唐縣等四州縣去年田租之五，禹州等州縣之之二，光州等八州縣之年之五，去年之二。時中外交訌，上念窮民羅災，己卯、庚辰之間，蠲貸屢下，而有司飭法侵蠹如故。

□月，彗星見，諭停刑。

□一月，前庶吉士張居請行銅鈔，從之。□三年春閏正月，紀錄卓異諸臣，蘇州知府陳洪謐多逋賦不預，尋削籍。松江知府方岳貢亦以逋賦奪官。浙江永康知縣朱露上言：「有司科罰攫取，撫、按不以聞。」上命申飭各官，授露吏科給事中，改名統鎮。

命巡城御史煮粥賑饑。發帑金八千賑真定。諭戶部以保定、永清等郡縣芻糧給饑南饑民，抵秋以償。發帑金六千賑山東。

二月，令會試貢士先廷對日校射。風霾亢旱，下詔求直言。

三月，免饑郡一年料匠等銀，賑京城貧民各錢二百。戶科給事中左懋第上言：「去歲彗見，下詔停刑而彗即消，何今日之不應也？夫停刑之詔，特其具也。今之齋禱，猶其文也。臣知皇上先以文，即繼以實。此時得無實尚未見，而天不之信乎？臣敢以實進。練餉之派，以益軍實，不得已之事也。今兵汰而餉猶未減，恐貪者藉以飽其私。惟陛下詔寬加派之數，使天下明知之。至於刑獄之輕重，宜一一得其實。停刑可以消彗，豈明刑不足以返風乎？」已分賑饑南三萬金，是日雨。免兩河積逋，其災甚者緩徵之，免八年、九年之之。宿州、沐陽、通州等州縣災，免逋賦有差。

策貢士於建極殿，賜魏藻德第一。先是，上召貢士四八人於文華殿，上問：「邊隅多警，何以報仇雪恥？」藻德對曰：「以臣所見，使大小諸臣皆知所恥，則功業自建。」娓娓數百言。藻德，通州人，更自言戊寅守城功，上心識之，得拔第一。

夏四月，命撫、按薦舉，分治兵治餉，失實者坐。考選大典須科貢兼取，以收人才之用。已而以吏部考選不列舉貢，遂命貢士並歲貢士二百六十三人，俱補都寺司屬、推官、知縣，不為例。令朝臣及撫、按各舉將才。

五月，減商州、湖廣田租。上以兩京及山東、西、河南、陝西各處告饑，命地方有司設法賑濟，招徠流徙，撫、按躬行州縣，定殿最以聞。召九卿、科、道於平臺，問守邊、救荒、安民三事。通政使徐石麒以守邊在農戰互用，救荒在勸民輸粟，安民在省官用賢對，上是之。截漕米萬石賑山東，免霍、泰、潛山七年以上逋稅之五，近年之三。

七月，發帑金二萬，賑順天、保定。

八月，發倉粟賑河東饑民，帑金三萬賑真定、山東、河南饑民。

九月，免汝州年前田租，隴西五縣逋賦，折徵江南絹、布等歲課。諭災荒停刑，又恐人心肆玩，其事關封疆及錢糧剽寇者，限刑部五月具獄。命有司祭難民，瘞暴骸。諭吏部推侍郎、巡撫，並及資深翰林，著為令。

御史魏景琦論囚西市，御史高欽舜、工部郎中胡璉等五人已論辟，忽內臣本清銜命馳免，因釋一人。明日，景琦回奏，被責下錦衣衛獄。蓋上以囚或有聲冤者停刑請旨，景琦倉卒不辨也。

冬□月，命抵通州漕米，每石帶練米八升。以山東、河南饑，□五年為始，餘從明年。出帑金萬兩，市舊綿衣二萬，給京師貧民。戶部尚書李待問請損交際，裁工食，為恤窮之計，從之。

□一月，工部主事李振聲請限品官占田，如一品田□頃，尋賜死。國觀性褻刻，自僉憲驟登政府，溫體仁實薦之。上常憂用匱，國觀對以「外則鄉紳，臣等任之，內則戚畹，非出自獨斷不可」。因以李武清為言，遂密旨借四萬金。李氏盡鬻其所有，追比未已。戚畹人人自危，因皇子病，倡為九蓮菩薩之言，云上薄待外戚，行夭折且盡。上大懼。國觀又忤太監王化民，遂敗。

冬□月，特設裕國足民、奇謀異勇科，諮訪徵辟，稱朕破格旁求之意。

□五年春正月辛未朔，上朝畢，召大學士周延儒、賀逢聖、謝升入殿，曰：「古聖明王，皆崇師道。卿等朕之師也。宗社莫安，惟諸先生是賴。」命東向立，上降座，西向揖之，各媿謝。蠲各省直□二年前蠟、茶等稅。

二月，發帑金二萬，賑山東。免省直□二年前稅糧，有司混徵者罪，百姓歡呼稱慶。又從刑部左侍郎惠世揚請，免□二年前賊罰訟罪。

夏四月，禮科給事中倪仁禎上言：「臣等初拜官，例候閣臣謝升，言及兵餉事，忽曰：『皇上自用聰明，察察為務，天下俱壞。』升位極人臣，敢歸罪天子如此。」上怒，命削升籍。

周延儒奏詞臣一員佐兵部，從之，著為令。

免四川貢扇三年。

諭釋輕繫。

六月，免開封、河南、歸德、汝州去年田租。諭各省直停刑三年。

進蔣德璟、黃景昉、吳甡東閣大學士，且責吏部「會推大典自當矢公矢慎，今稱詭徇情，如房可壯、張三謨、宋汝並與推舉，此豈大臣之道」。辛酉，召廷臣於中左門，賜饌。上青袍，皇太子、定王、永王緋衣侍。上詰吏部尚書李日宣曰：「朕屢諭諸臣，有寧背君父，不背私交，寧隳職業，不破情面兩語。昨枚卜，猶濫舉如此，況其他乎！」日宣奏辨。上又責吏科都給事中章正宸、河南道御史張暄。閣臣力為救解，不聽。明日，下日宣等六人於理。日宣等戍邊，可壯等削籍。初，大學士陳演所親廖惟一為試御史，及考核，托副都御史房可壯為之地，不納。張暄又加厲焉。遂外調，演憾之。適上游西苑，演從，密陳云：「枚卜大典，皆二人主持。」上怒，故有是譴。

御史吳履中上言：「皇上之失有二：曰大奸之罪狀未彰，而身為受過。圖治之綱領未挈，而用志多分。臨御之初，天下未大壞

也。溫體仁托嚴正之義，行媚嫉之私，使朝廷不得任人以治事，釀成禍源，體仁之罪也。專任楊嗣昌，恃款撫，加練餉，致民怨天怒，水旱盜賊結成大亂之勢，楊嗣昌之罪也。皇上信任二人，二人售其奸欺，輒曰皇上自為之。皇上亦曰彼實未嘗專擅，是皇上為二奸所誤，而反代二奸受過也。至於圖治，自有綱領，因時制宜。內治闕而後戎馬生，民生促而後寇盜起。今者敵起於外而政治癩瘠，寇起於內而賦斂愈急，欲無生亂得乎？」

八月，刑部尚書鄭三俊改吏部尚書，范景文改刑部尚書，進劉宗周左都御史。濁濟南、兗州、東昌、濮州通租。刑科右給事中陳啟新匿喪被劾，下撫、按訊之，尋遁。

九月，誅兵部尚書陳新甲。初，周延儒為營解甚力，因奏國法，大司馬兵不臨城不斬。上曰：「他邊疆即勿論，僂辱我親藩七，不甚於薄城乎？」不聽。

□月，賜貧民米布。

□一月，左都御史劉宗周上言六事：「曰建道揆。京師首善之地，先臣馮從吾立首善書院，臣請亟復之，以昭聖明致治之本。曰貞法守。高皇帝讀老氏『民不畏死，奈何以死懼之』，立焚錦衣刑具，請一切獄詞專聽法司，不必下錦衣。曰崇國體。大臣自三品而上，犯罪者宜令九卿、科、道會詳之後，乃付司寇，司寇議辟，始得收繫，此於僂辱之中，不忘禮遇之意。曰清伏奸。凡禁地匿名文書，請一切立毀。曰懲官邪。京師士大夫與外交際，愈多愈巧，臣必為風聞彈劾之，惟祈嚴斷。曰飭吏治。今吏治之敗，無如催科火耗，詞訟贖緩，已復為常例矣。至於營升謝薦，巡方御史尤甚。臣請以風憲受贓之律，為回道考察第一義。」上是之。

召考選官時敏等而問兵食，即注官，俱補給事中。初，敏令固始縣，轉主事。因禮部主事吳昌時通周延儒，自奏固始禦寇，求考選，得首對。上面注御史。敏出語人曰：「安能以獸補向人乎？」是夕延儒揭入，改給事中。

周延儒薦大學士王應熊。延儒知外漸有異議，故以自代，蓋資其強狠為援也。上從之，命召應熊。已而延儒敗，上知其非。入朝陛見，請老，許之，賜金幣還。

發帑金□萬資餉。

閏□一月，詔曰：「比者災害頻仍，干戈擾攘，宵旰靡寧，皆朕不德所致也。自今日始，朕敬於宮中默告上帝，戴罪視事，以贖罪戾。惟二祖舊制，每日朝畢，勳戚文武諸司等奏事者，赴弘政門報名候召。」下禮科給事中姜采於理。先是，上戒諭言官，又時有匿名書二□四氣之說，隱詆朝士。采言：「皇上修省罪已，又致誠言官，唯視言官獨重，故望之獨切。若云『代人規卸』，安敢謂盡無其事。臣獨展轉而不得其故，皇上何所聞而云然乎？如誹語騰謗，必大奸巨慝，惡言官而思中之，謂不重其罪，不能激皇上之怒，箝言官之口，後將爭效寒蟬，壅閉天聽，誰為皇上言之哉！」上怒，立置獄。

甲子，召廷臣於中左門，問禦敵及用督撫之宜。左都御史劉宗周曰：「使貪使詐，此最誤事。為督撫者，須先極廉。」上曰：「亦須論才。」宗周退，御史楊若橋舉西洋人湯若望演習火器。劉宗周進曰：「唐、宋以前，用兵未聞火器，自有火器，輒依為勁，誤專在此。」上色不懌，曰：「火器終為中國之長技。」命宗周退。群臣以次對，上色解。宗周又進，請釋姜采、熊開元，云：「廠衛不可輕信，是朝廷有私刑也。」上遽怒，仰視屋樑曰：「東廠錦衣衛俱為朝廷，何公何私？」宗周抗論不屈。左副都御史金光宸言宗周無他意。上益怒，責宗周，免冠謝，徐起退。先是，行人右司副熊開元求獨對，召入德政殿，請屏閣臣。周延儒求退不許。開元所奏，大抵摘延儒之失，命補贖。明日，奏劾延儒：「以釋累囚，濁宿逋，起廢籍，奉行德意。自謂有裨於聖德，有功於人才，孰敢起而攻之？願皇上遍召群臣，問延儒賢否，即以所論賢否，定其人之賢否。於是察吏安民，誅凶除暴，天下之治，端在於此。若皇上不加體察，一時將吏狃於賄賂，雖失地喪師，皆得無罪，誰復為皇上捐軀報國哉！」上怒，下鎮撫司詰主使。周延儒引退，手敕慰留。初，開元出朝，禮部儀制司主事吳昌時力沮之，雖補贖未敢盡。在獄列款具奏，鎮撫司格不以聞。尋廷杖姜采、熊開元，仍下鎮撫司，劉宗周削籍，金光宸降調。吏部尚書鄭三俊、刑部尚書徐石麒各疏救，不聽。貢士祝淵奏寬宗周，下淵於刑部獄。吏科都給事中吳麟徵等疏救采、開元，不聽。徐石麒罷，以采、開元竟具獄，不廷訊也。開元至□七年始釋獄，采戍邊。

刑科給事中陳燕翼上言：「兵餉匱乏，朝廷無剛正之臣，利口獲進，陛下設廠衛，即因廠衛為介紹；托近侍，即因近侍為援引。陛下籌兵措餉不遺餘力，而此輩平日所輦輸以得官者，皆陛下之兵，所滿載而候代者，即陛下之餉也。陛下深居法宮，左右大臣發憤改圖，庶幾挽積習而強國本。」

□六年三月，免直隸、山東殘破州縣去年田租。夏四月，釋輕繫。

五月己亥，召巡撫保定右僉都御史徐標入對。標曰：「臣自江、淮來數千里，見城陷處固蕩然一空，即有完城，僅餘四壁。蓬蒿滿路，雞犬無聲，曾未遇一耕者。土地人民，如今有幾，皇上亦何以致治乎？」上欷歔泣下。標又曰：「須嚴邊防，天下以邊疆為門戶，門戶固，則堂奧安。其要更莫若修內治，重守令。守令賢，則政簡刑清而盜自息。」上曰：「諸臣不實心任事，以至於此，皆朕之罪。」標又言車戰、墾田，上善之。標四月己卯受事，辛卯陛見，賜金幣。至是復召，蓋上聞饑民，欲得其詳也。

五月，進修撰魏藻德為禮部右侍郎兼東閣大學士。閱京營刀甲車矛於觀德殿。命勳武臣子習騎射。

六月戊辰，召廷臣及桐城諸生蔣臣於中左門。臣前保舉，戶部尚書倪元璐薦為戶部司務，其言鈔法曰：「經費之條，銀錢鈔三分用之。納銀賣鈔者，以九錢七分為一金。民間不用，以違法論。不出五年，天下之金錢盡歸內帑矣。」吏科給事中馬嘉植疏爭之。

詔除河南五年被陷地方稅糧。其省直殘破州縣，自□六年為始，一切三餉雜賦俱蠲免。

己卯，召山東武德道兵備僉事雷演祚入朝。先是，總督范志完在山東縱兵淫掠，演祚面奏之，上命逮訊。

七月己亥，召演祚及志完面質於中左門。問志完兵淫掠，又金銀鞍數千兩，馬百匹行賄京師狀。演祚歷歷有指。因召問演祚云：「爾所言稱功頌德遍於班聯者誰也？」曰：「周延儒招權納賄，如起廢、清獄、濁租。自以為功，考選科道，盡收門下。凡求總兵、巡撫，必先通賄幕客董廷獻，然後得之。」上怒，即命逮廷獻。又問志完：「鞍馬何所饋？」志完謝無有，且曰：「是日臣在大王莊。副總兵賈芳名等禦敵，乘大風卻之。」上斥其妄，問御史吳履中：「爾在天津察志完云何？」履中對如演祚言，尋誅志完。

以史可法為南京兵部尚書。發帑金四□萬，貯富新倉，出陳納新，毋得輕重。出千金資太醫院療疫。時京師自春徂秋，大疫，死亡略盡。又出金二萬，下巡城御史收殮。

八月，諭入覲官薦將才，令兵部匯上，並廷臣所舉堪督、撫、總、副者。時所用多誇誕，雖三尺不貸，而嗜進不已。

九月，諭廷臣：「凡失事定罪，戰守定賞，俱限□日奏，餘犯矜疑，可速結，毋淹留。朕久服澣衣、減膳，各衙門裁節事宜，各條對。」

擢山東漕儲副使方岳貢為左副都御史。岳貢上言四事：「清言路以收人心，定推遷以養廉恥，責吏治於荒殘，儲將才於部伍。」上是之。尋進岳貢東閣大學士。

冬□月，諭有司贖緩，其留額積穀外，俱充餉。括民間廢銅鑄錢。上自用銅錫木器，屏金銀，命文武諸臣各崇省約，士庶不得衣錦繡珠玉。免懷來、桐城田租。

□一月，諭臣民助餉立功者錄之。

□二月，誅吏部文選郎中吳昌時，以事連前大學士周延儒，賜死。

谷應泰曰：

嗚呼！自古未有端居深念，旰食宵衣，不邇聲色，不殖貨利，而馴致敗亡，幾與暴君昏主同失而均貶者。則以化導鮮術，貪濁

之風成於下，股肱乏材，孤立之形見於上。夫是以欲安而得危，圖治而得亂也。考之懷宗以漢昭嗣服之年，膺唐堯繼見之歷，手剪貂璫，人賡玉燭，咸五登三，將在是矣。而無如神祖倦勤，王綱解紐，熹宗拱手，魁柄潛移。譬之漢遭靈帝以還，周自赧王之後，斯真儒生流涕而指陳，聖哲馳驚而不足矣。

然而懷宗之圖治，與其所以致亂，揆之事實，蓋亦各不相掩焉。方其大東罷貢，便殿停香，記注重珥言之臣，寒暑御文華之講，進監司而問民疾苦，重宰執而尊禮賓師，以至素服論囚，蠲逋弭亂，罪己則輟減音樂，賑饑則屢發帑金，於凡愛民勤政，發奸摘伏，此則懷宗之圖治也。及其禦寇警則軍興費煩，急征徭則閭閻告病，以至破資格而官方愈亂，禁苞苴而文網愈密，惡私交而下滋告訐，尚名實而吏多苛察，於凡舉措聽焚，貞邪淆混，此則懷宗之致亂也。然其時亦未嘗無深識之士，不二心之臣。強項批鱗，呼號入告，如弭亂有近功之慮，匡時多救過之憂，批龍鱗則制實八策，攀殿檻則應詔一言。而究之賈生慟哭，無救突薪，索靖銜悲，自然荆棘。無他，九關之虎豹格於中間，而文具之積弊澤不下究也。

雖然，吾有疑焉。周藉舊基，天命未改，秦得中主，二世不亡。以懷宗之殫慮竭精，勤求民瘼，英察類漢明，猜忌則優於唐德，綜核近孝宣，偏聽則異於宋神，斯固治世足以奮烈，而亂世足以救亡者。獨奈何皇輿掃跡，天祿隕墜，相報蓋若斯之酷耶？是豈炎精害氣，必難返於夷庚，抑亦榮公賄風，定欲摧其傾軫也？語云：「始於宮鄰，成於金虎。」懷宗之遇則然，而議者欲與暴君昏主同失而均貶，則皆吠聲之論矣，予無取焉。